

论图书质量控制

贺 灵

图书系精神文化商品，其制作要经过多道工序，其中每道工序的操作不当均会影响其质量。要提高图书质量，对图书生产的每道工序务必都要进行控制。过去，提起图书质量，往往只论及其校对、装帧、制作等几个环节和过程，而图书内容多被忽视。因而在图书评奖中，“以貌取人”的现象较普遍。受此影响，在书刊界近几年也刮起了“豪华”之风，屡屡推出浮夸之作，使国人痛斥的月饼豪华包装之疾传染至书刊界。

图书质量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它由创作、编辑、制作三个主要环节来控制，由作者、编辑、印刷工等共同来完成。

（一）

稿件是图书的前身，是图书生产的“原料”。出版社的书稿来源大致有两个渠道，一是自来稿，二是编辑组的稿。过去，自来稿是出版社的主要稿源，尤以“自费”出书为主的年代更显如此。出版社对自来稿件都要经过一个筛选的过程。当编辑开始接触自来稿件，就意味着图书质量问题便提到日程上了，图书质量控制的第一个环节便开始。自来稿中不乏质量优秀者及补空白之作。但发现这些稿件的价值并非容易，需要编辑的慧眼及广博的知识。在以“自费”出书为主的年代，缺乏出版经费的自来稿多被拒之社外，基本不受重视。即使到目前，这种状况仍未彻底改观。出版社选中的自来稿被列入出版计划之后，一般都转入印制前的编辑阶段。但自来稿仓促进入编辑阶段，对提高图书质量有不利的一面。一个高水平、负责任的编辑，对自来稿应有一个以提高其质量为目的的操作程序。首先，责编对书稿内容作个大致了解，包括书稿引用的有关资料、书稿结构及主要观点、学术思想等。其次，查阅和了解书稿所涉及内容方面的最新动态，包括有关新观点、新思想、新资料等。再次，根据掌握的情况，就书稿内容找出其增补点及不足之处，提出编辑自己的看法、修改建议，给作者提供所掌握的资料信息，并取得与作者的共识，让其进一步完善书稿内容。要做到上述所提，编辑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，其中学识水平的提高最为关键。因为作者一般都不“买”低水平编辑的“账”。

最近几年来，随着图书出版业的旺盛，写书编书者日益增多，随着媒体手段的日益发达，人们感到“写”书、“编”书越来越方便、容易，因此，“作者”队伍每年成倍增长，自来稿日益丰富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握有财权的权力部门（自厅局级到县级）的领导，为名利所驱动，几年来也纷纷加入到“作者”队伍，而且该类“作者”队伍正在日益壮大。他们推出的“作品”不仅有通俗读物，还有学术专著、文集、画册等。这些读物的制作通常都是不计成本地豪华、气派，其“作品”多能创造诸多出版之“最”，其署名者均带“长”、“书记”、“主任”之类。这类“作品”的增多，首先，侵权现象与日俱增。这些“作者”通常胆大敢为，把别人的成果“串编”成自己的作品。如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5 年推出的

近百万字《××文化》便属于该类作品。该书编“著”者串编别人的成果，竟未列一部参考书，未有一个脚注。从质量角度言，虽然这类图书印制精美，达到或超过了国家出版署规定的校对质量标准，但从内容上讲是严重的不合格产品。对此，出版社的“三审”均负有责任。毫无疑问，随着人们对“文化”的越来越重视，上述“作品”会越来越丰富，如果编辑或出版社各级业务领导不练就一双学识慧眼，这类图书最终会给出版社带来麻烦和损失。

编辑组稿是出版社的行为。编辑组稿的质量和数量，能够代表一个出版社的实力，能够反映出本社编辑和领导层的整体素质。对“人民社”更能体现出其出书方向、导向把握和对民族文化负责的精神。编辑组某一领域的书稿，不可凭空想象，更不能带私情操作。在组稿中，编辑首先要全面了解所组领域的信息，包括类似读物的出版情况、最新研究动态、资料情况以及作者队伍等。其次要物色作者。作者水平的高低，直接影响书稿质量的好坏。在某一学科领域，都有一些学界所推崇的作者，他们往往成为各出版社编辑争相“追逐”的对象，这是出版界对其学识水平的一种肯定和信任。但是，如果大家都只认这么几个作者，把希望都放在几个作者身上，那么，其结果往往难以达到我们的期望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所呈献的要么是旧作翻新，要么是串编之作，或者是没有什么新内容的应付之作。再说，很多老作者往往囿于已经形成的窠臼，跟不上学术的发展，难以接受新观点、新思想，而且写作风格也是几十年无变化，也往往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，写出来的东西总是与新时代读者的要求难以合拍。所以，一个理性求实的编辑，在充分顾及这些老作者的同时，还要善于发现新人，发掘新领域作者。如果引导正确，这些新人都可以超过前辈，成为出版社的宝贵财富。再次，在组稿中，编辑务必站在作者的角度，对书稿名称、结构、内容等的确定都要进行参与，与作者共同搭书稿“架子”。在写作过程中，编辑也要经常关注其进程，与作者共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，规范书稿格式，使其少走弯路。当然，在组稿中，编辑对书稿参与程度的深浅，一是受编辑自身学识水平的限制，一个对该领域生疏的编辑是无法做到这点的；二是受编辑社会资历的限制，资历浅，难以得到对方的信任，作者也不会很好接受其建议。

出版社对稿件源头及其质量的控制，是图书质量控制的重要一环，其中编辑的作用至关重要。编辑在其中能否真正起作用，或者作用如何，还要看出版社体制的健全与否。一个体制不完善、领导以自己的水平和喜好随意取舍书稿的出版机构里，编辑的组稿功能会被消磨殆尽，编辑的主动组稿成为空话。无论何时，要扭转这种状况是很不容易的。在上述气氛笼罩下的出版机构里，往往会兴盛另外一种现象，即一些平庸自私的领导以自己的喜好和认识水平随意组稿、随意投入的情况，这种做法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出版秩序的破坏，严重者会把出版社拖入“公众懒惰”和“行为无力”的境地。但是，一个水平较高的领导，在充分利用集体智慧的情况下参与组稿，也能使一个呈现“疲软”的出版社重新振作起来，达到扭亏为盈。总之，出版社的组稿阶段既是一个事关图书质量的重要阶段，又是容易被人忽视的“不起眼”的环节。但它们往往对图书质量控制起关键作用。该阶段如同房屋打地基、起框架，关系其生命力，绝不能忽视。

（二）

书稿最终定稿后即交给出版社，进入编辑阶段。该阶段的质量控制完全为出版社的行为。出版社对书稿都实行“三审”制度。首先责任编辑对书稿进行初审，然后进入复审和终审阶段。多数出版社对三审作出了具体的职责范围，即对政治、

学术、体例、结构、格式、文字加工、纠正一般性差错等编辑范围的工作都各负其责。终审一般负责把关政治、学术类等问题，其余问题由初审和复审把关、处理。

书稿三审阶段的工作具有较大的弹性。审稿制度严格的出版社，一般都能够根据三审的职责范围，对书稿进行各负其责地进行加工处理，使书稿质量在三审阶段得到明显提高，作者对自己书稿质量的提高亦多予以赞许的态度。而制度不健全、过分追逐利润的出版机构，往往以牺牲质量换取高额利润。其通常做法是，将书稿的编辑任务推给作者或外聘人员，或者过分信任原稿，不作加工处理便发稿，或者省掉复审和终审工序（只做发稿签字）。在书稿量多或集中发稿时段，这种现象更为普遍。

“三校”是三审制度的延伸，是出版机构在图书制作过程中应坚持的另一项质量把关制度，与审稿工序连称为“三审三校”制度。凡设有专业校对机构的出版社都制定有三校的明文条规和量化标准。三校实为对书稿清样的三次把关工序，该工序直接关系消除文字差错率，即降低错别字、纠正数据差错等，是提高图书外在质量必不可少的工序。但三校工作亦与三审阶段的工作一样具有较大的弹性。负责任的出版社始终坚持三校制度不放松，对三校的每一进程均做文字记录，对校对人员定期进行培训，经常开展校对人员向编辑通报、交流校对方面问题的活动，把校对工作始终当作编辑工作的入门。实践证明，严格坚持三校制度的出版社，不仅其产品生命力强，而且其信誉度高，能够在其周围吸引水平较高的作者队伍。而一些出版机构，为了提高发稿量，取得更多书号而多争“管理费”，逐年压缩校对人员队伍，甚至撤消专业校对机构，把三校工作推给作者、编辑或社会，将三校工作视为可有可无，结果造成图书差错率与日俱增，出版社及其编辑、领导的信誉度每况愈下。

三审三校制度虽然直接关系图书质量以及出版机构的信誉，然而从各出版机构的出版实践观察，随着社会经济、文化环境的变化，该制度甚至会受到严重践踏。例如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最初几年，因为“书商”出书大行其道，买卖书号泛滥，几乎所有出版机构均卷入这一漩涡，大家争相追求利润最大化，出版社之间的专业分工已不复存在，导致格调低下的图书充斥市场，图书差错率已经到惊人的地步。此时，三审三校制度已失去作用，编辑的发稿量每年普遍都达到上百万字，有的甚至达到上千万字，编辑对书稿连通读一遍都达不到了，把出版社该完成的审校任务都交给了出书一方，编辑工序中的质量控制已成为空话，数年内“生产”的出版物基本都成了垃圾。总结这一阶段的出版实践笔者认为，出版社的质量控制意识是一个脆弱的东西，它很容易受经济利益的影响，一旦出版社的领导层忽视它，那么整个编辑队伍就会随着集体放松、集体忽视。

在出版物的编辑工作中，对三审三校的忽视和不重视是不少出版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。但也有一些出版社存在“过度编辑”的问题，例如：对作者的稿件随意删减，强加编辑个人的思想认识等，导致作者与编辑甚至与出版社之间的对立，使双方发生不必要的纠纷。这种情况的发生，是出版社编辑始终居高临下、不与作者处平等地位和自以为是的表现。

（三）

在出版物质量控制过程中，对翻译作品质量的控制是个比较困难而复杂的方面。通常来说，图书翻译（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译汉文、汉文或外文译少数民族文字等）是个再创作的过程，翻译者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译著的质量（包括

其文字水平、行文风格、意思的准确表达等)。读者阅读一部译著,不可能与原著核读,译者翻出何样,读者便接受何样的内容。而且,译著在编辑过程中,三审者也多数不可能与原著一一进行审核,在这种情况下,译著内在质量的高低便完全取决于译者水平的高低。在译著出版实践中,出版者往往只看准译作文字的华丽、通顺、流畅以及符合汉文表述方式等方面,而很难去把握原著内容翻译的准确度,更不去考虑原著的行文风格和语言特点等。因此,在译著翻译出版中,往往存在如下情况,即只要译者的汉文表达能力强,在对某种外文或少数民族文字一知半解的情况下,也可以轻易做到对一部著作或者大部头著述的翻译出版,从而可以戴上“翻译家”的桂冠。在编辑译著中,人们普遍认可纯汉语特点的译著。这些译著如同译者原创的汉文作品,都抹去了原著特有的语言风格、行文特点和所译语种的特色;更严重的是出现歪曲原著内容、译非所著、添枝加叶,或者省略情节内容,难懂不识者不译等现象。对此,不掌握该语种的编辑只能为目前水平的译作所左右,完全无法与原著见面,将译者的“作品”原原本本地推向社会。有些译著,曾发生被严谨的国外学者谢绝接受的情况。如我区某家知名出版机构出版的“××××系列”十余种译著,笔者曾欲赠送某国学者,出乎意料,对方竟问“我能否不接受”?问其因,对方说,他曾经浏览过这些译著,但其内容与自己读过的原著内容多有出入,甚至存在意思相反的情况,尤其不能接受的是,这些译著均如汉文原创作品,无法分辨译自何国语言。可想而知,他之所以谢绝各方捧顶的“拳头”作品,是因为这些译著的内在质量出了问题,只是我们国人蒙在鼓里或自我欣赏而已。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前辈大师们推出的不同译著,就不难理解这位学者“赠予不收”的初衷和难处。

打造一部合格的译著,首先,译者要有译才,无才而能者只能造出“赠予不收”的“译著”。其次,编辑者要有打造译著的“编才”,即具备操用相应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,否则,编辑只能成为译者的“佣人”。从此而言,出版社和编辑的专业分工,对提高图书质量实在是很有必要。

(四)

图书的后期制作是图书质量控制的一道关。后期制作包括装帧设计、校对、印刷装订、检验等工序。装帧设计是保证图书外观质量的工序。最近几年,随着现代化设计手段的不断发展,各类出版物的装帧设计(包括版式设计、字型字号设计、封面设计和开本设计等),适应不同读者,花样不断翻新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,受到了读者的普遍赞赏。但是,其中有很多过度装帧的不协调现象。例如:月饼盒式包装、喧宾夺主化的装饰、庸俗的“脸面”、格调低下的图饰、莫名其妙的封面构图等。从质量控制角度讲,装帧设计方面的上述现象,不能不作为引起注意的外观质量方面的因素而提出。如果对此不加引导地任其发展,势必给出版业带来更大的浮夸之风、形式主义作风,造成资源的浪费。

出版物的校对工作跨编辑和后期制作两个环节,具有一定的连续性,其中也有整体校对和局部校对的区分。整体校对进行于编辑阶段,上面已及,而局部校对则多出现在后期制作阶段。忽视图书的局部校对工作,也会发生致命性差错。

印刷、装订、检验是书刊印刷厂的图书成品制作行为,是把握图书外观质量的关键环节。这里包含诸多技术因素,如正文和封面的印刷技术及效果、装订技术及效果,还有纸张质量和效果等。有关印制技术的应用和所产生的效果,取决于印刷工人的技能和机器设备的先进与否。此外,印刷企业过度节约成本的行为,往往造成图书外观质量的降低。因此,出版社要有效控制图书外观质量,必须了

解和掌握有关印制企业的资质、技术工人状况、印刷装备情况以及企业的诚信度等。为了在图书成品质量问题上有据可查，出版社与印制企业就每种出版物的质量标准，要订立比较详尽的合同和协议，尤其是对关键质量问题的条款更详细而明确。

综上所述，图书质量控制是一个链条上的系统工作，工序环节一环套着一环。从图书的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上言，外在质量不能替代内在质量，只有优秀的外在质量而缺少优秀的内在质量，那么其生命力必定是短暂的。在图书质量控制的各个环节，人的因素第一，先有优秀的作者，后有高水平的编辑，再有技术过硬的印工，三者的劳动与先进的机器设备结合，才能生产出质量优秀的产品。

（作者为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审）